

小说精选

[水仙卷]

《我们的村庄》/刘庆邦

《能不忆边关》/韩少功

《一步一步徘徊》/王祥夫

《拆了墙是一家》/孙春平

《居延》/徐则臣

《企鹅》/鲁敏

《迫在眉睫》/武歆

《三月三》/傅爱毛

《移民风波》/韩永明

《向阳花》/石舒清

小说精选

[水仙卷]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精选. 水仙卷/刘庆邦等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
人民出版社,2010.9

ISBN 978-7-204-10703-2

I. ①小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8258 号

小说精选·水仙卷

刘庆邦等 著

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继雄
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703-2/I·2198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我们的村庄.....	刘庆邦 001
能不忆边关.....	韩少功 042
一步一步徘徊.....	王祥夫 053
拆了墙是一家	孙春平 087
居 延	徐则臣 101
企 鹅	鲁 敏 135
迫在眉睫	武 敬 148
三月三	傅爱毛 186
移民风波	韩永明 197
向阳花	石舒清 230

我们的村庄

■文/刘庆邦

1

立了秋，秋风一吹，黄瓜就该拉秧了。有的人家，菜园里的黄瓜秧子还没有拉去，那是他们忙着收秋，一时没腾出手来。没拔掉的黄瓜秧子，像是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完了，花儿还在开，黄瓜还在结。但由于季节的关系，黄瓜的花儿开得有些苍白，也有些薄气。黄瓜呢，不可能往长里长，也不可能往粗里长，刚坐纽儿就弯下来，就现出疲态。在秋天，依然坚挺的黄瓜也有，那是黄永金家的蔬菜大棚里生长出来的。大棚里用芦苇搭了黄瓜架。黄瓜一伸秧就往架子上爬，呈现的就是上升的态势。不知这茬黄瓜是当年的第二茬，还是第三茬，反正黄瓜叶子碧绿碧绿，黄瓜花儿金黄金黄，黄瓜一结出来就浑身是刺。黄瓜长得已经足够长了，也足够粗了，但身上的刺并不怎么收敛，顶端的花儿还俏模俏样地戴着。这样的黄瓜真是喜人！除了有黄瓜，黄永金家的蔬菜大棚里还种有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芹菜、香菜、长豆角等等。他们家专门和老天爷较劲，专门和季节反着来。老天爷不让种什么了，他们就在大棚里种什么。季节管得着外面的花开花落，管不着大棚里种什么菜。别说秋天了，就是在大雪飘飘的冬季，屋檐下的冰条子结得有尺把长，大棚里仍温暖如春，各种蔬菜仍绿汪汪的。掀开厚厚的棉布帘子，再打开一扇玻璃门，一走进大棚，迎面扑来的就是湿乎乎的热气，热气里有花香，菜香，也有粪香。

黄永金蔬菜大棚里产出的菜这样新鲜，这样水灵，叶桥村的人却不爱买。

拿黄瓜来说，在黄瓜大量上市的时候，三毛钱就能买一斤。到了冬天从黄家大棚里出来的菜呢，三块钱一斤都买不来。叶桥村的人不愿花那个钱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，也有人尝过黄家大棚里的菜。他们一尝过就摇头，对大棚菜评价不高，说瓜没瓜味儿，菜没菜味儿，一点儿都不好吃。除了认为大棚里的蔬菜不好吃，他们还说，现在肉没肉味儿，面没面味儿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变味儿了，都不如以前的东西好吃。

叶桥村的人不爱买黄家大棚里的菜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他们对黄永金一家有些看法。盖一个蔬菜大棚要花不少钱，一般人家盖不起。据说黄永金的闺女黄正梅在城里当鸡，黄永金就成了有钱人。当鸡是干什么的，是卖肉的。两条鸡腿一分，钱就进来了。黄正梅的鸡肉老也卖不完，钱就进得源源不断。有人看见，黄正梅并不是往家里带现钱，只交给黄永金一个银行卡。黄永金把银行卡往银行门口的取款机里一插，一百块一张的大票子哗哗地就往外吐。有钱的人想让钱再生钱，便在叶桥村盖起第一个蔬菜大棚。叶桥村的人怀疑，用当鸡赚来的钱盖大棚，种菜，菜里会不会有一些鸡毛味儿呢？

小杨带着老婆小孙躲避计划外生育，临时住进叶桥村外一家菜园的小屋。老婆提出想吃黄瓜，小杨马上到黄永金家的蔬菜大棚里给老婆买了两根。老婆已生了两个闺女，这次怀孕，他指望老婆能生一个儿子。老婆正在害口，老婆提出想吃什么，他都会满足老婆的要求。大棚里的黄瓜是贵一些，无所谓，再贵他也要给老婆买。他把为老婆做什么都看成是投资。有好的投入，才会有好的产出。只有舍得往老婆身上投资，老婆才有可能给他生一个带把儿的。小杨是外省人，老家离这里三百多里路。他骑上带木篷的三轮摩托车，七拐八拐，走了两天，才来到了叶桥村这个相对偏僻的地方。他在叶桥村没有熟人，也没有亲戚。他找的就是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鱼游进了陌生的水域，它不认识的鱼，别的鱼也不认识它，鱼才有可能生存下来。而每一家亲戚都是一条线索，他要是投奔了亲戚，管计划生育的人就会顺着线索找到他老婆，把他老婆捉回去，把老婆肚子里的孩子计划掉。小杨把黄瓜送回小屋，开上摩托车，到镇上做生意去了。要躲到把孩子生下来，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问题，恐怕要在这里住好几个月都不止。这样，他就必须做点儿生意，挣点钱，买米买面，买油买菜，把外面的日子当成家里的日子，一天一天过下去。他的生意是到镇上用摩托车拉客人，挣点拉脚钱。

小杨刚走一会儿，叶海阳就踏进了菜园的小屋。叶海阳上身穿红秋衣，黑色西服在臂弯里搭着，左手抓着双截棍。他的脸色有些发白，脖子里汗津津的，显见得刚在河堤的堤面上练过武。现在叶海阳每天都要练一阵子武，他练的是双截棍的棍术。他的双截棍是用两根二尺来长的、擀面杖粗细的荆条原木制成

的，连接两根荆条原木的，是一条黑铁链子。双截棍的优点，是可伸可缩，有刚有柔，且能够折叠，便于携带。叶海阳练武，没有拜师傅，也没什么套路，不过乱抽一气。他抓着双截棍的一端，作跳跃腾挪状，左抡一下，右抡一下；上抡一下，下抡一下，然后啪的一声抽在地面上。村里人看出来了，叶海阳练武，是有力无处使，不过是耀武而已。地里长起一根桐树条子，他抡起双截棍，一下子就把桐树条子抽断了。拦腰被抽断的桐树条子，即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气。不知谁家的一头猪，跑到他家地边，偷吃他家的玉米苗子。他追过去，用双截棍对猪一阵猛抽。把猪腿抽断还不算，他接着抽猪的脑袋，直到把猪的脑壳子抽得瘪下去才罢手。叶海阳问小孙的老婆小孙：你是谁？小孙没有回答。她愣住了，像是一时想不起她是谁。她本来正吃着黄瓜，把一根黄瓜吃掉了半截儿，还剩下半截儿。叶海阳一进来，她不敢再吃，把吃剩下的半根黄瓜在手里握着。她吃进嘴里没有嚼碎的黄瓜，也不敢再嚼，就那么在舌头底下压着。她觉得进来的人有些厉害，像是要找她的事儿。自从她肚子里第三次有事儿之后，她仿佛觉得，天底下的人都在找她的事儿，她看见谁都害怕。叶海阳又问：你到我们这里干什么来了？到这里干什么，小孙更不能说。她把肚子往里吸了吸，说：我丈夫出去了，等我丈夫回来，你问他吧。叶海阳说：不行，我就要问你。我考验你一下，看你说不说实话。他已经听村里人说了，这两口子到这里是逃避刮宫的，准备在这里生孩子。他原以为小孙是个大肚子婆娘，看来小孙的肚子并不大。小孙又白又胖，大屁股大奶，长得还可以。小孙不愿意接受叶海阳的考验，说她丈夫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说着，嘴动了动，把压在舌头底下的黄瓜嚼碎，咽了下去。

叶海阳看见屋角的案板上放着一根黄瓜，黄瓜顶着花儿，带着刺，颇有硬度。他的口气稍微缓和些，向小孙提了一个新问题：黄瓜除了吃，还能干什么？小孙说：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吗？真的不知道。小孙以为叶海阳想吃黄瓜，让叶海阳把黄瓜拿去吃吧。叶海阳说，他才不吃黄瓜呢！他看着小孙的嘴，自己的嘴角笑了一下，说：给黄瓜戴上避孕套，你就知道黄瓜还可以干什么了。小孙想了一下，好像明白了，脸上一阵红，说：你说的这是啥话，你走吧！叶海阳说：你想撵我走吗？我还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呢，我看你这个小娘儿们懂事儿不懂事儿。你带避孕套了吗？小孙说：你的话我不懂，我什么都没带。我是怀孕的人。叶海阳随手把双截棍放在地上，臂弯里搭着的衣服也扔到了床上，说：你说我的话你听不懂，我看你什么都懂，你很有灵性。你的意思是不用戴避孕套了，对不对？说着，向小孙身边凑去。小孙看出叶海阳不怀好意，吓得脸色发黄，直往后退，说：你要干什么？不许碰我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怀孕的人。你老婆要是怀孕，你还找她的事儿吗？叶海阳说：没事儿，花儿是花儿，果儿

是果儿，互不影响。摘一朵花儿，不会把果儿碰下来。我轻一点儿，你放心好了。小孙已经退到了床边，不能再退。她说：人不能不要脸，你再不出去我就喊，我喊啦！叶海阳说：你最好不要喊，你要是敢瞎喊，我就用我的袜子塞住你的嘴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袜子可是有点臭，不如黄瓜的味道好。你没看出来吗，我是练过武的人，想拾掇你容易得很，像拾掇小鸡儿一样。我愿意动你，是老子看得起你，是你的福气。你要是表现得好，我可以保护你，在叶桥，你想住多长时间都可以。你要是表现不好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你要知道，叶桥是我的地盘，我叫谁瞎，谁就得瞎；我叫谁瘸，谁就得瘸！好了，脱吧！我不给你脱，我让你自己脱。小孙的双手不由地向裤带摸去。她不是要解裤带，而是摸摸裤带系得紧不紧。她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要保护肚子里的孩子。

门外有摩托车的声响，小杨回来了。他正好拉了一个客人回叶桥村，客人下了车，他也顺便回小屋看看。看见叶海阳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给叶海阳掏烟，说：过来了，您吸烟，您吸烟。叶海阳接过烟，安在嘴上。小杨打火，把烟给派头十足的叶海阳点着。叶海阳把烟吸了两口，拉着脸子问：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小杨说了一个省的名字。叶海阳又问：谁同意你们住在我们村的？小杨说：我跟村长说过了，是村长同意的。我们借贵方一块宝地，暂住些日子。叶海阳说：村长同意算个屁！村长同意，我不同意也不行。听叶海阳的口气，小杨以为叶海阳也是村里的干部，问叶海阳在村里管哪方面的工作。叶海阳说：我啥都管，计划生育的事也归我管。小杨说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。叶海阳问小杨，给了村长多少钱。小杨说没给村长钱。叶海阳说：你蒙谁呢，你以为我不懂这里边的规矩。小杨把自己的头把子摸了一把，说：这不好说。叶海阳说：你不想说，就算了。你只说准备给我多少钱吧？小杨说：真不巧，我今天才拉了一趟活儿，才挣了三块钱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三块钱您先拿去买盒烟吧。说着，把烂豆叶似的三块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。

小孙插话：别给他钱，他不是东西！

小杨没问小孙，叶海阳怎么不是东西，却先喝住了自己的老婆小孙，命小孙住嘴，说：你跟领导怎么说话呢！

叶海阳也说：你老婆很不懂事，你要好好管教管教她。他不接小杨递给他的钱，说：可笑，你以为你打发叫花子呢，你太小瞧我了吧！小杨说：不敢不敢。我刚买了车，刚出来拉活儿。真的没挣到钱。叶海阳说：我不管你挣没挣到钱，本土地不跟你多要，你给本土地三百块吧。不然的话，我把你们捆起来，押回你们老家去，让你们人财两空。小杨只好把三块钱装回口袋，说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您看缓一缓行不行，等我挣到了钱，我一定给您。叶海阳说：你别跟我要滑头，要滑头滑不过去。你记着本土地的名字，本土地的名字叫叶海阳。

小杨说：好好，记住了，叶大哥。叶海阳说：第一次记不住没关系，第二次我就让你记一辈子。

小杨再出去拉活儿时，没有把老婆一个人放在小屋里。他把老婆扶上后面的车厢，走到哪里，带到哪里，权当让老婆帮他押车，和他做伴。小杨这样的三轮摩托车，叫大屁股车，也叫大篷车。贴车厢两侧，有两排座位，一排座位可以坐三个人。车厢中间的空儿处可以放行李，也可以坐人。最多时，小小车厢里可以塞进十多个人。车厢里坐满人的时候极少，一次能拉到三五个客人，就算是很大收获。小杨把老婆放在车上，并不影响他的生意。相反，有一个女人在车上坐着，对别的客人等于是个招徕。小杨后来听村长说了，叶海阳不是村里的什么干部，是一个混子。叶海阳自称本土地的土地爷，是个恶道人。叶海阳喝醉了酒，连自己的亲娘都敢骂，都敢打。村长举了一个例子。有一回，叶海阳到他娘的小卖店里偷酒喝，他娘不过说了他几句，他一巴掌抽在他娘的耳门子上，把他娘戴的金耳环都抽掉了。这样的人上不敬天，下不怕地；上不敬神，下不怕鬼。整天把脑袋提在手上，一个劲往下出溜，谁敢惹他呢！听村长这么一说，小杨着实吃惊不小。对每个人来说，娘就是天，娘就是神。连自己的亲娘都敢打的人，什么样的事干不出来呢！小孙把那天差点发生的事也对小杨讲了，亏得小杨回去及时，不然的话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对叶海阳这样的人，没有别的好办法，只有躲。躲开一天算一天。小杨两口子躲避叶海阳的办法是不跟叶海阳打照面。他们一早出去，到晚上才回到小屋。一回到小屋，他们就门上门，拉灭灯，休息。

小屋的门口太矮，也太窄。小杨两口子能进去，带大篷子的摩托车却进不去。小屋门口一侧有一棵桐树，小杨用一根白铁链子，一把黑锁，把摩托车的前轱辘固定在桐树上。

这给叶海阳提供了机会，没搞成小杨两条腿的老婆，他要把小杨的三个轱辘的摩托车搞一搞。他带了一把锥子，摸到小屋门前的车边去了。摩托车的轮胎很鼓，也很结实，大概和小孙的屁股差不多。噗叽一下子，尖锐的锥子就扎进轮胎里去了。如同扎进了小孙的屁股，这让他深感痛快。锥子扎进去的同时，轮胎就开始放屁。轮胎的屁放得有些长，叶海阳把锥子拔出来了，屁还在放。轮胎放出的屁里夹杂着一些熟橡胶的气味。叶海阳扎的是后轮的一个轮胎，随着轮胎渐渐瘪下去，摩托车后面的车厢就倾斜下来。叶海阳暗笑，心说：我让你开，开你妈的屁吧！

叶海阳扎了小杨的摩托车，并不躲避。第二天，小杨推着摩托车到镇上去修理，叶海阳还故意问小杨：你的车怎么了？小杨估计，可能是叶海阳暗地里使了坏，把他的车轱辘扎破了。他没指出车轱辘是被人扎破的，只说车轱辘跑

气了。叶海阳说：可能是你老婆的身子太沉，把车轱辘压破了。小孙这次没有上车，在车厢后面，帮着丈夫往前推。小杨说：可能吧。叶海阳说：不是可能，是一定。别让你老婆坐车了。小杨听出来了，叶海阳贼心不死，还在打他老婆的主意。一阵恼恨顶上来，顶得小杨脸都黄了。他没有再答理叶海阳，只管推着车走了。

这天夜间，叶海阳再次出手，把小杨的摩托车的三个车轱辘都捅了锥子。

小杨在叶桥村不能再住下去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，贼偶尔偷你一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贼瞄准了你，接二连三地偷你，不把你偷个底儿掉不罢休。他们如果再住下去，惦记他们的贼不一定再扎轮胎，有可能撬开拴摩托车的铁链子，把整个摩托车偷走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们在外面就无法生活了。他们把铺盖卷儿和锅碗瓢盆收拾到车上，趁天还不亮，推着摩托车，悄悄离开了叶桥村。

2

让外省人小杨猜准了，这天半夜里，叶海阳真的准备去撬小杨的摩托车。把摩托车撬走，转手卖掉，连车带大篷，卖一千块钱应该不成问题。他向小杨要三百块钱，小杨拖着不给，对不起，他只能采取这个措施。他不带锥子了，锥子太短，也太细。他带了一把捅煤火用的火锥。火锥是铁打的，二尺来长，前头尖，后面粗，很像公牛的生殖器。不过呢，公牛的生殖器只适合撬母牛的水门，撬锁恐怕不行。而用火锥撬锁则非常合适。把火锥的前端插进锁鼻子里，利用杠杆的原理，把火锥的后把猛地向下一压，锁鼻子就会被豁了。这样的事叶海阳以前干过，他有着丰富的撬锁经验。

叶海阳的老婆叫张开朵。张开朵见叶海阳提着火锥出门，知道他半夜出去又不干好事，不是溜门，就是撬锁。张开朵把叶海阳喊住了，问他出去干什么。叶海阳说：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管不着。张开朵指出：你是不是又要去犯罪？什么他妈的犯罪，叶海阳不爱听这个，他说：犯你妈的屁。张开朵说：你就作吧，啥时候作到吃一个枪子儿，你就算作到头了。叶海阳把火锥在地上剜了一下，把地面剜出一个洞，说：再胡说我捅死你，从下面捅进去，从头顶捅出来，像捅一只蛤蟆一样。张开朵好像一点也不怕捅儿，她把被子一擦，从床上坐起来说：你捅吧，不捅死我你就不是人造的，是狗造的。老娘早就不想活了。张开朵上身没穿衣服，下身只穿一件裤衩。她比叶海阳大三岁，已经四十出头。她眼角已经有了皱纹，腰间也有了赘肉，叶海阳对她已不感兴趣。叶海阳说：你想让我捅你呢，想死你！有那力气，老子去捅一头母猪，也不会捅

你。叶海阳提上火锥，还是出门去了。

张开朵对叶海阳也没了兴趣。知夫莫若妻，张开朵认为，叶海阳已经变成了一个坏人。叶海阳头上长疮，脚底板流脓，已从头顶坏到了脚跟。至于叶海阳是从什么时候变坏的，张开朵也说不清楚。反正他和叶海阳刚结婚的时候，叶海阳还不是这样。那年，叶海阳十六岁，初中刚毕业。她是十九岁。按说他们还不到结婚年龄，公社是不给他们办结婚登记手续的。叶海阳的爹叶挺坚在公社里托了熟人，为他们虚报了年龄，他们就顺利结了婚。结婚头一晚，他们两个都有些怯手怯脚。张开朵说：咱先说好，我可是不会。叶海阳倒很自负，他说他会。既然他会，就让他来。其实他也不会。上得身来，他慌里慌张，笨手笨脚，老也找不准地方。张开朵说：你不是说你会吗？我看你也不会。她一推，就把叶海阳推下身去。她又高又壮，叶海阳又瘦又小，她的力气比叶海阳大得多。被推下去的叶海阳好像有些失落，埋着头不说话。她问叶海阳：你以前干过这事吗？叶海阳承认没干过，说：我只看见过羊爬羔儿。她笑话叶海阳：羊是羊，人是人，人能跟羊一样吗？叶海阳说：我想着差不多，都是弄那一片地方，弄得时间长了，就进去了。那，你打算弄多长时间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比你大，你不嫌我吗？不嫌。人家说，女大三，抱金砖。她问：谁是金砖？叶海阳说：你是金砖。她说：我是金砖，你抱得动我吗？叶海阳说：抱得动。她说：你才是金砖呢！既然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金砖，那就互相抱一下试试。两个人在婚床上翻来覆去抱来抱去的结果，张开朵突然呀了一声，说：坏事了，进去了！叶海阳吃不准似的，说：进去了吗？张开朵说：连进去了都不知道，你真是个傻瓜！叶海阳十六岁结婚，十七岁就有了儿子。有叶挺坚的面子在那儿撑着，生产队里安排叶海阳当了记工员。记工员虽然不用干活儿，工分却不少挣，粮食也不少分。张开朵把叶海阳叫成我们家海阳儿，海阳儿这，海阳儿那，叫得很亲切。儿子吃奶，她叫海阳儿也吃奶，把海阳儿当成了她的大儿子。海阳儿也乖，她让海阳儿叫姐，海阳儿就叫姐；她让海阳儿叫娘，海阳儿就叫娘。在多数时候，海阳儿愿意把她叫成金砖。海阳儿一叫她金砖，就是想搬砖，想干那件事。她任着海阳儿的性，海阳儿什么时候想搬，她就让海阳儿搬；海阳儿想搬几回，她就让他搬几回。那时他们家的日子过得不错，几乎称得上美满。要是照那样子的日子一直过下去，也许叶海阳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张开朵和叶海阳的这桩婚事，说来还是张开朵的娘介绍的。张开朵的娘和叶桥村有亲戚，有一次她到叶桥村走亲戚，碰见了叶海阳的娘。叶海阳的娘托她给自己的儿子介绍对象。在农村当娘的都是这样，儿子稍大一点儿，她们就托这个，托那个，给儿子介绍对象。那是有枣儿没枣儿打一竿的意思。然而张开朵的娘上心了。她听说了，叶挺坚是叶桥村出了名的富裕户。叶家的大儿子

还没找好对象，叶挺坚已经为大儿子盖好了四间浑砖到顶的大瓦房。那时候许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，别说盖瓦房了，连草房都盖不起啊！四间大瓦房，天爷，那是多么大的诱惑。肉包子打在脚面上，张开朵的娘不能把肉包子踢掉，得把肉包子捡起来。她不能把肉包子给别人吃，得给自己的闺女吃。闺女吃肉包子，她不指望能沾闺女多大光，至少能帮着闺女闻点香味儿。她曾担心叶家不一定会看上她闺女，不料想，叶家看她闺女长得人高马大，竟同意了。人人都说，有福不用忙，张开朵算是掉进福窝儿里去了。福窝儿要多大有多大；要多深有多深，张开朵仰着趴着都是福，手抓脚蹬也是福。张开朵可着劲享福去吧，想从福窝儿里爬出来都不容易。张开朵承认，她的运气确实不错。在姐妹们面前，她也骄傲过。遇到运气不好的姐妹，她还劝人家：人一辈子咋过不是过呢！那时她虽然也说一辈子，但并没有把一辈子往深里想，不知道一辈子到底有多长。她原以为，她的一辈子就这样了。谁知道呢，世界说变就变；世界越变越让人心慌，丈夫越变越坏。在变化中，张开朵才体会到了，原来人的一辈子竟是这么长。长得像漫漫长夜，长得像脚下撒满了蒺藜，她不知道何处才是尽头。人说娘把她领到了福窝儿里，现在来看，她进的不是什么福窝儿，而是火坑。她正在火坑里扑腾，连个救她的人都没有，她光想哭。

叶海阳摸黑向村外走时，引发了一阵狗叫。先是一只狗叫，接着全村的狗都叫起来，叫得相当热闹。叶海阳不怕狗叫，他知道，各家的狗都在院子里关着，有的狗还用铁链子拴着，它们跑不出来。叶海阳还知道，随着天气转凉，吃狗肉的人增多，游乡偷狗的人也多起来。偷狗的人把一块浸了毒药的牛肺扔给狗吃，狗吃了牛肺，立马就四肢抽搐，晕倒在地。偷狗的人把失去反抗能力的狗往肩膀上一扔，扛起狗就走了。叶海阳也想毒死一两只狗，不是为吃狗肉，他主要是想看看狗吃下毒药后是什么状态。但他不知道毒药如何配制，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弄到毒药。夜属阴，天也是阴的，空气中似有不少水分。夜本来就黑，空气中的水分如一盆水泼在煤堆般的黑夜里，使黑夜黑得更结实，也更有黏度。叶海阳来到小屋门前的桐树旁，伸手去摸摩托车，一摸是空的，再摸还是空的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用手摸了，改用火锥探。火锥横着探了一遍，也没探到什么。他蹲下身子，摸到了那棵桐树。他把桐树上上下下摸了一圈。桐树光光的，哪有拴摩托车的铁链子呢！他妈的，难道摩托车的轱辘换成了翅膀，摩托车扇着翅膀飞走了？他突然想到，是不是他把小杨的摩托车的轱辘扎破了两次，小杨把车轱辘修好后，驾车逃跑了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向小屋门口摸去。可不是嘛，小屋的门开着，他用火锥在门上抽了两下，小屋里一点儿反应都没有。叶海阳原打算把摩托车卖掉后，先买一部手机，再买两瓶酒和一块咸牛肉，现在他的计划全部落空。叶海阳未免有些后悔，后悔自己不该和小

杨进行猫放耗子的游戏，后悔第一天没把小杨的摩托车推走。说来说去，他下手还是不够果断，不够狠。对小杨太客气了一点儿，他这个人也太仁义了一点儿。

火锥拿出来了，没有派上用场，叶海阳不大甘心。好比公牛已经跳到了母牛的背上，公牛的生殖器也打了出来，却插到了虚空里，这无论如何不算个事儿。叶海阳把怨气发泄到那棵桐树身上去了。小屋是叶老堂家的，桐树肯定也是叶老堂家的。叶老堂让外来的人住在小屋里，他对叶老堂也很有意见。叶海阳像握着一把匕首那样把火锥握着，一下一下往桐树身上刺。桐树的树干还嫩着，他一刺就刺了进去，每次刺得都不浅。他看不见所刺的效果如何，但他知道，他每次把火锥从桐树里拔出之后，桐树上都会留下一个洞，洞里都会流出汁液来。桐树受的是外伤，也是内伤。到了冬天一冻，桐树就会死掉。即使不死掉，桐树身上也会留下许多疤痕，再成材就难了。

刺完了桐树，叶海阳不想回家，还想干点儿什么。他两眼瞪得大大的，精神头儿很好，一点儿都不瞌睡。现在他不怎么干活儿，白天除了练武，就是睡觉，然后夜里出来活动。叶海阳与正常人反着来，他基本上成了一种夜行动物。他像一只野猫，夜间到处走来走去，却不逮耗子。他像一只黄鼠狼，竖起耳朵，走走停停。发现哪里有鸡，就逮一只。叶海阳之所以白天不愿出来，是他不愿意被村里人看见。村里人只要一看见他，就问他，怎么没出去打工。问的人多了，叶海阳就很烦。怎么，老子不出去打工，难道就有罪了！叶桥是我的村庄，难道就不许我住了。这形势有点像战争年代，人们不能看见壮丁，一看见壮丁，就想问问怎么没被抓去当兵。壮丁本身呢，就得躲藏起来，尽量不被别人看见。菜园的小屋在村子的西南角，叶海阳岔进庄稼地里一条小路，向村子的东南角走去。黄永金家的蔬菜大棚在村子的东南角，他去看看，能不能对蔬菜大棚做点儿手脚。

地里种的大都是玉米，有的玉米棵子砍去了，有的还长在地里。在生产队当记工员时，叶海阳拿着记工本，每天在地里走来走去，对每一块地都很熟悉。他知道，旁边的这块玉米地里有一块坟地。坟地里埋着几十座坟。有老坟，也有新坟。听村里人讲过，这块坟地里鬼很多，以前在阴天的夜里，有人看见鬼火闪烁，还有人看见挺大的阴灯笼在空中飘来飘去。小时候叶海阳也怕鬼，听大人讲鬼故事，他也很恐惧。现在他不怕鬼了，鬼既然是人变成的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！叶海阳夜里出来，不但不怕鬼，还希望能碰见鬼，和鬼交流一下。最好能和鬼喝点儿酒，交上朋友。进一步和鬼互拍肩膀，互相握手。他向黑暗的坟地里看了看，那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只有个别蟋蟀，东叫一声，西叫一声，与传说中的鬼的声音相去甚远。

东边大路上传来一阵警笛的叫声，因警笛叫得有些突然，叶海阳的头皮不由得麻了一下。他不怕警笛。因他刚才想着鬼的事情，警笛猛地一响，他以为是鬼的叫声，还是吃了一惊。前些天，有一个村发生了一桩命案，一家四口都被杀死了。杀人犯杀人不是用刀，用的是锤子一类的钝器，据说大人孩子的头都被砸塌了。县里来人破案，破不了，就让乡里派出所夜里下乡巡逻。呜哇乱叫的警车就是乡里派出所的警车。叶海阳对警车的叫声很反感，他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比如各家的狗都会叫，它们是叫给主人听的，表示它们对主人很负责，没有白吃主人家的饭。至于能否真的为主人看家护院，只管叫了再说。开警车的是叶海阳的一个堂弟，堂弟并不是警察，是临时被借到派出所开车。但堂弟穿的是警服，手里提的是警棍，挺胸端肩很威风的样子。堂弟对叶海阳说过，夜里开警车出来很好玩，有一种当百兽之王的感觉。堂弟还对叶海阳说，让叶海阳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只管找他，他替叶海阳摆平。叶海阳没找堂弟办过任何事，他认为堂弟是小人得志，狐假虎威。他听人说过，这个堂弟手长得很，你托他办一个钱的事，他至少得从你这里拿走十个钱。他的眼睛只认钱，连亲爹亲娘都不认。除了响警笛，还闪警灯。在漆黑一团的夜里，警车上面的警灯乱闪一气，大老远就看得见。别说杀人犯没藏在这里。就算杀人犯藏在这里，听见警笛，看见警灯，人家早退避了。给稻草人穿上红色的化纤衣服吓唬老鸱，只会给老鸱增加笑料。警车到南边转一下，还会折回来。叶海阳要是站在路边等堂弟回来，而后要求到警车上坐一坐，到别的村兜一兜，堂弟大概不会拒绝。但叶海阳想了想，没有站在路边等堂弟。他担心车上坐的还有真警察，真的警察见他半夜里提着火锥在村外转悠，找他的麻烦就不好了。当然堂弟会为他开脱，那样他就算沾了堂弟的光，并欠下了堂弟的情。他拿什么还堂弟的人情呢？

叶海阳来到黄永金家的蔬菜大棚外面，透过覆盖的塑料膜，见大棚里面有灯光。因塑料膜比较厚，还有些发黄，灯光显得朦朦胧胧，像一架糊了油光纸的巨大灯笼。叶海阳没敢贸然往大棚里闯，他知道，大棚里睡的有人。看守大棚的不是黄永金，是黄永金的大儿子黄正军。据说黄正军在床头放的有长矛，还有打兔子的火枪。谁敢半夜里偷他们家的菜，他不是动矛，就是开枪。叶海阳不是傻瓜，他不会往枪口上撞。他顺过带来的火锥，用锥尖向塑料膜扎去。他没有猛扎，而是悄悄加力。他把塑料膜想象成了一只充满气的大气球，担心扎得太猛，“气球”会砰地一家伙发生爆炸。而他悄悄加力，把“气球”里面的气放出一些，爆炸就不会发生。很好很好，不错不错，他把塑料膜扎破了，把火锥捅进去了。塑料膜刚扎破时，他觉得有些紧，有些收缩性。火锥一旦捅进去，就顺利了。由塑料膜，叶海阳想到处女膜。以前他不知道处女膜为何物，

更没有见过处女膜。等他听说还有处女膜这回事时，他老婆的处女膜早就不存在了。他问张开朵：你的处女膜呢？张开朵说：这要问你。你不要把肉吃到肚子里去了，还问肉在哪里。叶海阳说：反正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人家说处女膜破的时候会流血，你流血了吗？张开朵说流了。叶海阳说：我怎么没看见。张开朵说：你没看见，是你没长眼，是你不懂事，不知道关心老婆。叶海阳说：你比我大，比我懂得多，你为啥不提醒我看一看。张开朵说：你吹着你什么都会，我以为你比我懂得还多呢！叶海阳一直心存怀疑，张开朵的处女膜到底是不是他弄破的。要不是他弄破的，那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。蔬菜大棚既然是用黄正梅挣的钱建成的，叶海阳就把塑料膜想象成黄正梅的处女膜。他就这样把黄正梅挺结实的处女膜弄破了。他把火锥抽出来，弄破的地方留下一个洞。可惜，洞口没有流血。他的脸凑上去，用一只眼对着洞口往里瞅。他没瞅到黄瓜架，瞅到一片东西像柿子椒。柿子椒说甜不甜，说辣不辣，他最不喜欢吃。同时，他觉得洞口处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息正往外冒，气息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腥味儿。他想起来了，弄破黄正梅处女膜的成就不属于他，不知属于哪一头驴，或者哪一条狗。黄正梅年龄轻轻的就到城里去了，城里人很多，不知黄正梅被多少城里人弄过了。黄正梅好比是城里的一处收费厕所，谁想进去撒泡尿都可以，只要交钱就行。叶海阳不是把大棚上扎一个洞就完了，他还要接着扎下去。他把塑料大棚看成是黄正梅的肚子，他改扎黄正梅的肚子。大棚里面静悄悄的，黄正军大概睡得正香，没人干扰他的秘密行为。他扎一个，又扎一个，所扎的洞洞组成了一个图案，是一个圆圈。他用手指把洞与洞相连的地方扯破，一块像肚皮一样的塑料膜就扯了下来。小洞变成了大洞，这个大洞足可以探进一个人的脑袋。叶海阳的脑袋没有往大洞里钻。他把塑料大棚看成是黄正梅的肚子，倘把脑袋钻进去，再拔出来，不是等于他从黄正梅的肚子里出来的嘛！那就太恶心了。叶海阳可惜眼下不是冬天，要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天，北风呼呼吹，雪花漫天飘，北风和雪花一个劲儿往他撕开的洞口里灌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蔬菜大棚里的花朵朵、瓜瓜果果、蔬蔬菜菜，就会全部冻坏。那是何等的解气！

3

地里的玉米穗子差不多掰完了，有不少玉米秆子还在地里长着。玉米秆子已经枯焦，发白，风一吹哗哗响，是破败的景象。在生产队那会儿，不光玉米是好东西，玉米秆子也是好东西。队里把一部分玉米秆子铡碎，做高温堆肥；一部分留着喂牲口；还有一少部分，分给社员当柴烧。那时候，玉米秆子可是好柴火，人们藏着掖着，平日舍不得烧，只有到了过年过节，或家里来了客人，

才拿出来烧锅。别说玉米秆子了，留在地里的玉米的根疙瘩，人们还要一棵一棵刨出来，拿回家当柴烧。后来分田到户，各家的玉米秆多了一些，但仍不失为好东西。玉米秆可以烧锅，也可以喂牛。再后来，有了拖拉机，有了播种机，就用不着牛了。不用玉米秆喂牛，玉米秆就多余出一部分。也有个别家庭喂牛，不是为了用牛犁地耙地，为的是卖牛肉。村里牛一少，喂的牛还不够贼人偷的。贼人蒙上脸，露出眼，撬开养牛户的门，牵上牛就走。有那牛的主人醒来了，在牛后面拽着牛尾巴，请求贼人把牛留下。贼人并不答话，牵着牛只管走。走到野地里，牛的主人觉得情况不好，选择破财免灾，还是把牛尾巴松开了。如此一来，大家都不敢喂牛了。再再后来，有的人家烧锅也不用玉米秆子了，嫌守着灶口往锅底续柴火费事，柴草烟子也太大。做饭烧什么呢？烧蜂窝煤。有钱的人家还买来煤气罐和不锈钢灶具，烧液化气。像黄永金和黄正军家，就是烧液化气。那么玉米秆子怎么处理呢？他们放一把火，把堆在一起的玉米秆子烧掉了。或者把玉米秆子当成无用的垃圾，随便扔进地头的坑里。

然而，叶海阳家做饭还是用玉米秆子。他们家买不起蜂窝煤，更买不起液化气。在时代的变化中，叶海阳家落伍了，从人民公社时期全村首屈一指的富裕户，变成了如今为数不多的贫困户之一。叶海阳家当年之所以富裕，并不是叶海阳有多大本事，他沾的是他爹叶挺坚的光。那时，叶挺坚在公社粮店当会计，农民到粮店卖点粮食，或卖点棉花，都要通过他。他收下粮棉，并不马上付给农民现钱。他写一张纸条，上写收到粮棉多少斤，合现钱多少，盖上粮店收购站的章，交给农民，就让农民走了。至于农民什么时候可以凭纸条到粮店领钱，他让农民经常到粮店门口看着点儿，到时候粮店门口会贴通知。等通知贴出来，农民到粮店领钱时，发钱的人不是叶挺坚，换成了粮店的出纳。这没关系，仅凭一张三指宽的纸条，叶挺坚就可以把文章做足。卖小麦的来了，叶挺坚一看是叶桥村的熟人，给熟人使过一个眼色之后，熟人拿来的小麦本来是十二斤，他给熟人开的条子是三十六斤。熟人会意，等三十六斤小麦的钱领出来之后，就把多得的钱送给叶挺坚一些。这个窍门在叶桥村私下里传递，有人什么东西都不卖，空着手就到粮店去了。趁跟前没有别人，叶挺坚也能给他开条子，称他交来棉花多少多少斤。公社粮店离叶桥村不太远，叶挺坚下班后时常骑着自行车回家。他回家时，顺便带一些盖了章的条子回家。这样更方便了，有的人连粮店都不用去，只要到叶挺坚家里，就算向国家卖了粮食，就可以领到卖粮食的条子。当然了，不是叶桥村所有的人家都可以从叶挺坚的手里领出条子，叶桥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，外姓人，和叶家关系不好的人，叶挺坚不信任的人，想从叶挺坚那里拿到一张废纸都没门儿。在这些人面前，叶挺坚打着官腔，做得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仿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第一人。那时，不少人把

叶挺坚看成是叶桥村的财神，家里缺灯油了，没盐吃了，就去求叶挺坚。他们拿着条子领回了钱，得到的是很少的一部分，得大头儿的永远是叶挺坚。叶挺坚家就是这样富起来的，给叶海阳盖的四间大瓦房，也是在那种情况下盖起来的。富裕人家养娇子，叶海阳还是光屁股娃娃时，在村里就很受宠，地位就很优越。不管男人女人，他们表示喜爱叶海阳的办法是摸叶海阳的鸡鸡。一看见叶海阳，他们的手就伸过去了，说摸鸡鸡，摸鸡鸡。叶海阳的鸡鸡不知被村里人摸了多少遍，可以说叶海阳是被人摸着鸡鸡长大的。别的小男孩长的也有鸡鸡，却没人摸。人家摸叶海阳的鸡鸡，看的是叶海阳爹娘的脸面。上学了，别人都穿粗布衣，叶海阳穿洋布衣。别人穿不起球鞋，叶海阳穿得起。冬天别的同学都没有围脖，叶海阳的围脖又长又漂亮。好多同学一年都吃不到一块糖，而叶海阳同学口袋里的糖果一抓就抓出好几块儿。现在不行了。人民公社取消之后，叶挺坚退了休，得了脑栓塞，成了半身不遂，已卧床不起。叶挺坚的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而一直靠爹娘接济的叶海阳家，也逐渐衰落下来。还是拿房子来说吧，想当年，叶海阳的四间瓦房是全村最好的。现在，村里不少人家盖起了楼房，盖起了带廊厦的平房。不管是楼房还是平房，院子门口都安装了大铁门。大铁门开关时隆隆作响，隆重得很。相比之下，叶海阳的起脊的老式瓦房就不算什么了。反正村里草房已经没有了，像叶海阳这样的房子，不是村里最差的，也很一般，很一般。叶海阳和张开朵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。如今儿子找对象，家里没有楼房是不行的。可是，叶海阳和张开朵，一没有砖头，二没有钢筋，三没有水泥，四没有沙子，五没有玻璃，六没有……他们拿什么盖楼房呢！他们有腿，腿里有骨头，但腿里的骨头不能当钢筋使。要是玉米秆子能当钢筋使就好了，他们家的玉米秆子总算不少。

因叫惯了，张开朵现在仍然把叶海阳叫海阳儿，但与以前的口气大不一样，一开口，她的口气里就带出了对叶海阳的看不起。这天午后，张开朵见叶海阳带着双截棍又要出去练武，说：海阳儿，快该种麦子了，咱家的玉米秆子还没砍。你去把玉米秆子砍一砍，拉回来。叶海阳不说话。张开朵说：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叶海阳还是不说话。张开朵说：你耳朵眼里塞驴毛了吗？叶海阳这才说话了，他说：驴毛塞你娘的嘴！张开朵没有和叶海阳对着骂，一对骂，就可能开打。如果单比摔跤，叶海阳还是没有张开朵力气大，垫底子的还是叶海阳。但叶海阳现在狠劲大，叶海阳一发起狠来，就不管不顾。有一回，因外出打工的事，两个人吵恼了。叶海阳抄起锨，砍在张开朵的头上，把张开朵砍得皮开肉绽，露了骨头。张开朵到医院缝了十多针，才把头皮缝上，还住了两天医院。在张开朵住院期间，叶海阳一次都没有到医院看过她。叶海阳这个驴